

“城市既是多种建筑形式的空间组合，又是填充在这一空间结构内、并不断与之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各种社团、企业、机构等在时间上的有机组合。一个城市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与它所集中和流传的文化之规模和复杂程度密切相关……人类社会的文化成就、文化积累越是广博丰厚，就越显出城市在组合、开发这些文化成果中的重要作用。”

——刘易斯·芒福德



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1895-1990)

芒福德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人居环境学建设的启示

吴良镛

引言

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对中国规划界，对本人都有影响。早在 1946 年梁思成先生赴美讲学时，就开始接触到芒福德的著作。在解放前夕，他曾打算与他的青年助手把芒福德的《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 一书翻译出来。后来这项工作由于战事急转直下而未能继续下去。这说明作为建筑师，梁先生心目中建筑事业的未来与这位理想主义的思想家在某些方面是心心相印的。梁先生在清华建筑系倡导芒福德的思想，对我们青年一代的影响是很大的。60 年代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出版，我曾请翻译家毕树棠先生翻译这本书，但后来由于形势所迫中止。文革之后，他又曾试图将这本书重新捡起来，不幸因车祸去世。因此倪文彦、宋俊岭先生译书的最终出版，已经是几经周折，极为难能可贵的了。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芒福德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人居环境学建设的启示”，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述芒福德的学术思想；第二部分讲我们从对芒福德学术思想的向往到实践中的理论运用。这其中主要指两方面的实践，一是芒福德的区域论以及我

们在苏锡常地区的试验；二是试图从芒福德的思想看对人居环境学建设的启示。

一、芒福德的学术思想

(一) 近代城市史的丰富遗产

作为城市规划工作者，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学习方法就是总结前人的思想、经验、教训，分析当前的问题，并有预见性、创造性地探索未来。就这方面而言，一部中外城市发展史、特别是思想史部分，而思想史中特别是近代西方城市建设思想史，可以说是我们重要的财富。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在城市建设中的种种弊端，不少理论家都在寻求形形色色的“济世良方”，包括对社会、对生活、对住房、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改善，都在寻求出路；这当然也启发了城市规划思想的萌生。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他先进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下，霍华德 (Ebenezer Howard)、盖迪斯 (Geddes) 等先驱者为此作出了更为杰出的贡献。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和研究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多讲。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位先驱者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不仅仅是理论家，而且都是笃行的思想家，或者称他们是有理想的笃行家。之所以这么说，是

因为他们不仅著书立说，讲演、宣传，而且还身体力行，努力投入实践。

若论这两位伟大的先驱者在实践上的继承者，则当推阿尔伯克龙比 (Patrick Abercromble)，他的大伦敦规划就是在他们的思想理论影响下的实践，即在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大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规划，并运用花园城的思想发展卫星城的建设。而在理论方面的私淑与继承发展者则当推芒福德；他继承了盖迪斯的生态学区域论的观点，也继承了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思想；所以，可以说芒福德是近百年来城市建设思想史两个重要大师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并且是继往开来、把城市规划学术理论推到一个新高峰的伟大学者。

芒福德是一位著书等身的博学者。在他 60 年的写作生涯中出版了 30 多本专著、上千篇论文与评论，并且有 23 种书籍至今仍发行，他被称为这个时代最深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对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的评论，对城市规划、城市与技术的研究，开拓了人类成就的崭新领域，缔造了文化评论的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史》两本巨著，开创性地

以城市文化的起源与演变建立城市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主题，充分注意到城市在西方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威特（William F. Whyte）称《城市发展史》是“关于城市的前所未有的大著”。

正是由于芒福德的思想如此宏博、精深，以至于很难对他的主要思想加以较为全面的概括，但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一个孤立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达到稳定的，他需要家庭、朋友及同事去帮助维持他自身的平衡”。因此他强调密切注意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人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强调以人的尺度从事城市规划。他提倡重新振兴家庭、邻里、小城镇、农业地区和小城市以及中等城市，对大城市的畸形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抨击，把符合人的尺度的花园城作为新发展的地区中心。对此他深受霍华德的影响，对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评价极高，“二十世纪初人们目睹了两项最伟大的发明。一项是飞机，它使人们得以展翅飞翔；另一项就是花园城市，它为飞回地面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住所。”他认为霍华德的天才就在于把城市现有的各种器官配合起来组成一个更为整齐有序的混合体，在有机限制的扩展原则下运行。

作为一位区域主义者，芒福德深受盖迪斯的影响，曾强调把区域作为规划分析的主要单元，在地区生态极限内建立若干独立自存又互相联系的、密度适中的社区，使其构成网络结构体系。他对斯坦因（C. Stien）的“区域性城市”（regional city）理论也倍加赞赏，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有所涉及。

对于新技术与人文的关系，芒福德向往新技术，向往推广新型、小巧、符合人性原则和生态原则的新技术，即所谓的“新技术群”（neo-technic complex），包括生物科学、社会科学，以把农业这个落后的工业推向前进。这是他很早以前就提出的思想，在《城市文化》一书中就曾鼓舞一个“新技术时代”（Neo-technique Era）的到来。同样，他也注重人文，认为城市与区域不仅是

地理的划分，而是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人文要素的综合体；他主张复兴城市和历史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优良传统观念和生活理想的重要载体。

对西方社会，芒福德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并且入木三分。他论述了与社会物质载体相配套的政治秩序和行政组织，提出一种平衡的经济模式，主张以人生经济（life economy）取代金钱经济（money economy）。他指出“必须改变大城市的经济模式”，“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就没有一致”。

正因为如此，芒福德构筑了自己的“理想王国”。就某些方面说，他的部分思想与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相通的；我们可以把他当做理想主义者，甚至有人称他是本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这是不为过的。但芒福德并非是逃避现实的书斋文人，这一时期许多有影响的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他差不多都参加了，其中包括城市发展、交通政策、土地规划、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以及技术问题与前途等等；他甚至还是美国20世纪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如反对越战、支持马丁路德金等，对此本文就不多阐述了。

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前进不能没有理想。理想主义是西方近代城市史的传统之一；规划不能丢掉这个传统与改革主义精神，丢掉了就会失去相当部分的前进动力。正因为如此，我们要从芒福德浩繁的理论体系中吸取营养。

（二）理论家与笃行家的论战

作为思想家的芒福德与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持不同见解者有争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由于芒福德密切注意人的需要和人的尺度，因此他倾向于小的规划而非大的纪念性建筑。他在1940~1950年期间，曾公开指责美国城市更新、高速公路计划及高层建筑，因为由于这些建设使我们许多主要城市的中心区被毁坏。芒福德所喜爱的城市是有生活气息（lively）的城市，具有邻里中心、便于人们步行，人们可以在路旁咖啡馆及有林荫的公园中面对面地相遇；所有这些设想在他对早期联邦政府建设计划的起

诉书中都有所反映。他反对将公路通到市中心，认为“我们城市的存在不是为了汽车通行的方便，而是为了人的安全与文明”。

芒福德的这些见解首先与柯布西叶（Le Corbusia）早期的Voisin规划（1922~1925）格格不入。这个规划设想肢解了巴黎历史中心，建设高楼与高层公寓，仅仅保留一些纪念性建筑围以大片绿化空间。对此芒福德特别反对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以同样甚至更加猛烈的笔墨攻击在同一思路下的纽约的一些规划措施，矛头直接指向当时被称为纽约公共工程局“沙皇”的罗伯特·莫西斯（Robert Moses）。莫西斯建议高速公路直通纽约市中心，为纽约市贫穷市民建设混凝土大高楼，城市中心崖岸不亲。芒福德对此非常反感，从1940年开始的近20年时间里，他差不多对莫西斯的每一个主要公路建设与城市改进措施都挑起论战，其结果却多以芒福德的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些论战并非毫无建树，有人对此给予了公允的评价，称芒福德的这些评论唤起“美国的城市觉醒”（America's urban conscience）不无贡献。对于这一论战，我曾是身临其境的人，如果逃脱了文革的浩劫，我想应该还保留40年代末期的一份剪报，其大致内容是芒福德称当时的纽约州是一些极其愚蠢的规划；而莫西斯则声称他所修建的任何一块绿地都要比在理想的规划图纸上泼一瓶绿墨水更具实际意义；言辞铮铮毫不相让。理想家与笃行家的论战，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些论战的是与非常不以一时一事的得失为标准。情殊事迁，智慧的火花仍现光芒，因而是可贵的；没有论战，可怕的沉寂倒显得不健康。

这类论战不仅在美国有，在中国也有。解放初期，梁先生主张把北京行政区放在北京西郊，主张保护旧城，保护城墙，就此与反对派的论战何尝不是硝烟味十足。如果说当时争论的本质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那么直到今天这个矛盾依然存在，并且以新的、更严峻的形式出现。请看一幢幢大楼在崛起，一片片旧城区在拆除；只要看一看金融街、东方广场拆除的现场，就不能不令人伤心。尽管

呼吁之声未辍，其批判与反对的力量相对来说又何其微弱。

历史的事实教育我们，我们要十分重视规划理论，重视理论家的贡献；我们要呼唤“中国社会的城市觉醒”，需要理论家开拓思路。从这些论战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纯理论家在现实面前有时是软弱无力的，为什么芒福德常常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梁先生也常常以失败而告终，这就迫使我们深思：不应当仅仅有理想，还要崇尚笃行，应该更高地要求自己，力求把我们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去充当有理想的笃行家。

二、对芒福德理论的向往到实践的运用

(一) 芒福德的区域理论与苏锡常的试验

1. 芒福德的区域思想

我非常欣赏芒福德对区域及区域规划的概括，他认为“区域是一个整体，而城市是它其中的一部分（The region as a whole and the city merely as one of its parts）”，所以“真正成功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truly successful city planning must be regional planning）”；“区域规划的第一不同要素需要包括城市、村庄及永久农业地区，作为区域综合体的组成部分（The first different factor in regional planning is that it includes cities, villages and permanent rural areas, considering as part of the regional complex）”。他对 John Gottmann 提出的“城市带（megalopolis）”表示怀疑，并批判这个词的内容混淆不清；指出不能错将城市带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而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类城市的混合体（urbanoid mish-mash）”；是一种假想的前提发起的挑战，不管多大的城市都不能单独抵抗这种消融和分解，没有一种建设高速公路或城市更新的现象能够阻止这种破坏性，直到一个可以形成经济文化多样化的区域框架最终建立起来。

芒福德在对区域论作了一系列阐述后，对城市密集地区进一步提倡区域整体论（regional integration），

主张大中小城市的结合，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为此他积极推荐斯坦因的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理论和亨利·莱特（Henry Wright）纽约州规划的设想。莱特的图解分析了纽约州各个时期的发展，显示出通过将人口和工业有计划地分布到许多大小不一、功能不同的较小社区去，组成部分新的城市中心，使城市相对集中，自然空间相对集中，各种类型的城市位于主要交通的结点相互联系，从而达到区域平衡，建立一种新的城市模式；通过扩散权力形成一个更大区域综合体（a larger regional complex），一个更理想的全州整体发展将是可能的。这样，通过周密、审慎的组织和联系，其中最小的社区也可以拥有连大城市本身也享受不到的一些大城市的便利条件，同时又能够保持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环境，更多的接受教育和休息的机会。这样将不仅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并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地都享受到真正城市生活的益处，同时又可免去乘坐地下交通工具的枯燥，拥挤的出租公寓街区，有限的游憩场地以及不断支付市政维修经费而又可望不可及的理想都市环境。

2. 苏锡常的空间结构

在上述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我们投入到区域研究中，究其原因一是基于对区域理论的逐步认识，对现在一般就城市论城市的作法深感不足，特别在象长江三角洲这样的经济发达、城镇密集地区，城镇发展相互作用、互为影响，更不能就事论事；二是在城镇化发展迅速地区土地资源被吞噬、环境被破坏的情况下，对城市建筑环境与生态空间的保护与发展作超前研究的需要。这样在我们的建议下，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成为由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三校共同参与的研究课题，清华的研究重点则在苏锡常地区。我们的研究有几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发展战略，区域整体论和城乡融合发展论（以芒福德的理论为主），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综合发展战略。

通过对张家港、无锡县、无锡市、苏州市、常州武进地区等地的研究，我们对某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在目前来看，城市空间发展向区域空间扩张的现象十分值得关注，而对下面的问题还需要更深的研究，包括城镇密集地区的形成与区域整体化，中心城市发展变化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与结构布局的重组，农业地区地位的再界定与结构布局的重组，绿色空间的保护与区域空间质量的提高，地方建筑学的理论的提出、发展、创造等等。在此不能深谈研究的细节（正式总报告与专题报告正在写作中），但有几个观点需要重申：

(1) 芒福德的区域规划思想及其对西方城市发展中生态空间环境的保护观念对我们的研究有引导作用，芒福德所推荐的“区域城市”的模式与纽约州城市发展模式，对苏锡常地区的城镇发展具有启发与参考价值；

(2) 理论一经投入实践就必须深化，需要经过再创造；我们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芒福德等的思想，而是结合实践具体运用。芒福德认为行政界限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现象，因此在实践中我们第一次打破行政界限，将苏锡常三个城市的规划放在一道进行整体研究，即使是城市的规划也不是就城市论城市。例如张家港的规划，将城镇、村镇、永久农田、道路、水网作为区域综合体的组成部分进行全面规划，规划成果已为当地所接受，并已付诸实施；

(3) 上述城市规划的基本思想已为当地的行政部门、特别是行政领导和技术人员所接受，逐渐形成社会共识，成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社会本身也会进一步结合实际进行再创造。这些创造是成功的，即便存在“败笔”也不能过于苛求。例如目前的城市建设，特别是新区建设中经常开很宽的马路，尽管为新闻记者们所推荐，但从理论上讲未必是合理的。

以上实践说明，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在东方大地上发挥作用，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二) 芒福德的思想与人居环境学的建设

1. 人居环境学的提出

人居环境学的建议是借用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C. Doxiadis)的人类聚居环境学的概念,简称人居环境学(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后为联合国所接受并沿用推行,并且成立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CHS)。为什么把这一概念搬到中国来,对此我个人有甘苦自得的体验。象我们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实践,包括了从区域开发、城市建设、建筑活动、园林建设到市政工程等等包罗万象的建设活动,但没有一个合理的、合适的科学概念将其覆盖起来;尤其与有关部门打交道的时候,人家弄不清你这个专业所从事的广阔内涵,因此即使在学术界论坛上,包括科学界和工程界,也往往没有这门科学应有的地位。这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几十年来学科分解越来越细,而建设问题却越来越交叉、越来越复杂,因而难以捉摸其基本规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先生的“城市学”、我的“广义建筑学”以及后来我和周干峙、林志群共同提出的“人居环境学”等种种设想被提出来,尝试拓展学科概念,并就其基本规律进行正面探讨。

这里有几点需要强调一下。

首先,人居环境学的概念着眼于人居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环境过去没有一个一致的提法,外交部的文件上曾把“Settlements”翻译成“生境”,什么意思谁也搞不懂,所以我们建议将(Human Settlements)改译成“人居环境”,目前正在逐步改正。人居环境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概念,一般指“人类从事有组织活动的地方”,从三家村到特大城市甚至城市带都属于这样一个范畴;它不仅仅指住房、乡村、集镇、城市的实体,而是人类的活动过程,居住、工作、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以及为维护这些活动而进行的实体结构的有机结合,都是人居环境的组成部分。

其次,人居环境的概念发展了人居环境科学。人居环境科学(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是包括乡村、集体、城市在内,以人居环境为对象,研究它的一般与特殊

规律的学科体系。二、三十年来,有人建议将它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如道萨迪亚斯就曾著有EKISTICS即《人居环境学概论》一书,并在三十年前成立了专门的学会,即“人居环境学会”,从事人居环境的研究。

芒福德本人更是以多学科为基础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术观念,如他的建筑观、城市观、区域观、规划观等;均有系统的见解与建树,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金经元同志曾指出“这正是他的学术魅力所在”,我认为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在芒福德身上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芒福德个人努力覆盖各个学科,可将其综合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学术体系;他堪称运用“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的典范。另一方面,他也积极赞成多学科专家的交叉结合。例如,他建议成立包括动物学家、地质学家、生态学家及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内的多学科专家团体,共同研究区域问题,而无论是否成立一个专门学科或学科群。

芒福德的成就向我们证明了建立人居环境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可能性,并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和启示。

2. 人居环境学与芒福德的自然观

下面谈谈如何就芒福德的自然观和人文观来充实和发展人居环境学。

人居环境学是以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综合构成,它是尺度不一、形式不一的综合构成。人们的生活与人工环境之密切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房屋、道路、广场等一切为实体物质所界定的空间;而它与自然环境的密切性、重要性就不一定被深刻认识到,广而言之,即对人与自然、城与乡、城市与区域及自然、原野、广大区域乃至全球的密切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一定很深刻。

芒福德认为城市与区域原本是不应该分开的;城市及其所依赖的区域是有关规划的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正如地理学家 Mark Jefferson 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的:城市和乡村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如果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那就是自然环境,而不是人工在它上面的堆砌”。

他指出“在区域范围内保持一个绿化环境,这对城市文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旦这个环境被损坏、被掠夺、被消灭,那么城市也随之而衰退,因为这两者的关系是共存共亡的。……重新占领这片绿色环境,使其重新美化、充满生机,并使之成为一个平衡的生活的重要价值源泉,这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条件之一”;强调“保持城市社区的林木绿地,阻止城市无限制生长吞噬绿色植物,破坏城乡生态环境。随着人们余暇的增加,保存自然环境显得空前重要,不仅要保持肥沃的农业和园艺地,以及供人们娱乐、休息和隐居之用的天然园地,而且还要增加人们进行业余爱好的活动场所”。为此他提出休闲场所的邻近性,“甚至当宝贵的邻近乡村土地被全部侵占时,除了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外,居民们所依赖的是更远处休闲用地的开拓和对其景物的改造。不幸的是距离越远,日常公共使用的程度就越低,而令人厌烦的驾车行驶时间要越长,乘飞机的费用就更贵,这块土地作为休闲场所,它的价值最终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加倍拥入其他的自然风景区,将其变成一种‘休闲贫民窟’”。因此,他提倡要“创造性地利用景观,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而适于居住”。

芒福德不仅认为一般的绿色空间、休闲地带对城乡的构成非常重要,包括荒野地区对人类的生存也是必不可少的。“直到19世纪,美国才逐步认识到荒野是人类社区的组成部分。美国联邦政府把一些动人的自然景观划定为不准人们永久居住的保护区,1872年建立的黄石公园就是其中的第一个。这是发展区域文化的一件大事,它第一次公开确认原始荒野是文明生活的象征,不能不顾后果地把自然环境仅仅用于经济开发”,因为风景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The landscape is a cultural resource),也是一种生态资源。他进一步指出,如果环境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的审美观念就不能只停留在一些风景名胜震撼人心的地貌上,而应该同等对待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还必须强调绿色空间不仅是为了游憩和观赏,更重要的是为了人作为自然的

一贯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因此这些年来，我们在理论上对沪宁城镇密集地区进行研究，对生态绿地空间的保护、对土地资源与永久农田的保护提倡不遗余力。为了通俗易懂，我们强调“大地园林化”，保护正在被破坏和失去的绿色空间。在人居环境研究中，其重要性一点也不逊于实体环境的建设。

3. 人居环境学与芒福德的人文观

在我们的世界中，技术与人文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两个重要方面。对此芒福德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是在英文典籍中就技术与文化的关系论述技术史的先驱者。他阐述了近代机器之兴起、对今日生活之作用及对未来之展望，对发明家的工作作了系统的研究；他第一个将科学与技术纳入广义的文化框架之中，并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源流以及道德的影响的论述也有所突破；他还把技术与他所谓的社会生态学相联系。正因为芒福德将科学与人文开创性地结合在一起，他获得了Hodgkin金质奖章。

技术与人文在芒福德看来是统一的，但现实世界中两者的发展又常常是割裂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一矛盾，因而高呼，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将自然而然地向美好境界过渡，而现代高科技所创造出的原子弹一类的东西，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只有社会科学家、艺术家们才有可能真正关心人类的未来，从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来构筑美好的明天。

这里再举梁思成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见解。1947年梁先生从美国讲学归来，追随了那个时代的思潮。当时思想界鉴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提出一种理论，认为人类闯下了两次世界大战之祸，是片面发展技术之过（当然这是片面的）。对此梁先生引用美国某大学校长的话，这是“半个人”所为；现在的世界迷信技术，是“半个人的世界”；而要弥补这种偏颇就要发展人文，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梁先生的讲题即为“理工与人文”，主题思想则是强调理工

与人文的结合。当时，他还援引解放前的土木工程师修筑广元公路时，为了选线的方便将广元的唐代石窟毁掉一片这样一种“半个人”的行为作为教训。

回想多年以来，我们在理工与人文方面的认识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现在重新提倡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重新理解当时的那些争论具有深刻的意义。再回到芒福德的讨论中来。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如何反对技术与人文分离的。这里不需过多地引证，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就在《城市发展史》这本书最后一页

的插图上，在它短短的说明里，即对在“技术至上的世界里”我们的人居环境何去何从作了泾渭分明的剖析。“今天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应当受到控制并导向为生活的目标服务？还是为了促进技术无止境地扩张？”

对此芒福德指出了两条道路，一种是我们的生活受到严密的、有组织的抑制。例如一群日本技术人员所设计的“24世纪的超级住区”。在这里，“所有人的有机体的功能和人的个性全被一个采集装置所吸收，而让人类象游离细胞，作为附属无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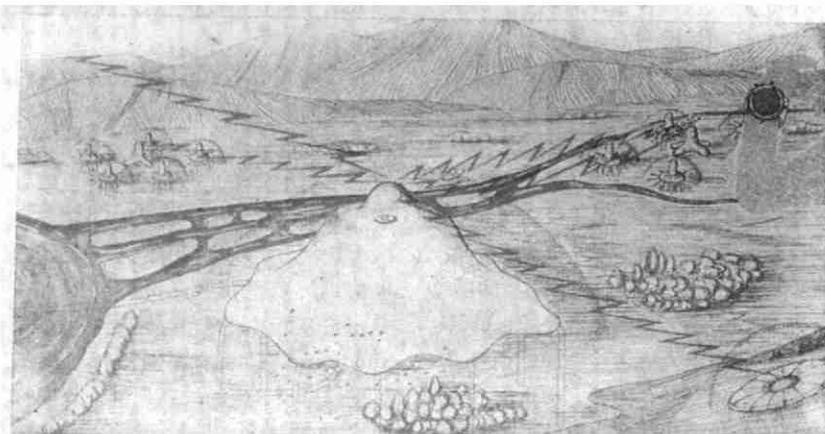


图1 蜂窝还是城市

生存着”。“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西方文明不自觉地，的确，几乎是自动地沿着上述第二条道路走得很远，它的最终结果必将是接近非人的蜂窝（anti-human hive）”。其实这类思想何止这一个例子，柯布西埃、新陈代谢派、Paolo soleri的将一个城市放进一幢建筑中去的种种设想，都是如出一辙。至于动辄提出兴建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的种种尝试，不过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实践者而已。

另一种是中国的“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环境质量（见图1）。各种各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中心，各种各样人物的特有属性，所有这些能组成无穷的组合排列和变化，它不是完善的蜂窝，而是充满生气的城市。“充满生气的城市”，这个词用得太好了，我们的人居环境除了是一种物质构造外，还必须是具备一种人文精神的都市。请看芒福德是怎样说的：“将来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这些是互为补充的目的；要不然势必象现在这样，机械地把土地的风光和人的个性都折磨掉。”

这里要加以申述的是芒福德的区域人文主义思想。区域不仅仅是独立的地理单元、社会单元，还是文化单元。产生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是既定的，而作为独立的文化单元则是人类深思熟虑的愿望和意图的体现，因为这里所谓的区域也可以称为人文区域（human region），它是地理要素、经济要素和人文要素的综合体。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城市都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差异，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的影响愈是多样化，城市的整体特性就愈复杂、愈有个性。这是避免人们长期形成过分简单化趋向的一种永久的保证。正因为如此，我们建议要发扬地区文化特性，创造城市和地区特色。创造地区特色很根本的一点是要有地方建筑学的观点，因为正如芒福德所言，“每一时代都在它所创造的建筑上写下它的自传”。所以我们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同时，提出研究江南地区地方建筑学的发展，包括对地方建筑的保护、继

承和新的创造。

谈到这里，概括起来我们认为芒福德思想理论的本质是以人为依归的。他指出“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陶冶人”，因此提出“人生经济”而不是“金钱经济”；他注意人的需要和人的尺度，因为对他说来，“建筑的首要使命，良好的房屋艺术是为人们建造新的家”；他的历史哲学也可以概括为人类发展理论（a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这些正是芒福德的建筑与城市思想的基本点。因此，我们建设人居环境学，发展中国的城市规划，要自觉地将技术与人文相结合；城市规划归根到底要关心人。

在此我们不能不杞人忧天。当西方技术的发展重新呼唤人文的同时，在中国开放搞活、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警惕我们的城市环境感染了西方城市环境的综合症；当西方小汽车普及后，城市深受汽车之苦，芒福德讥笑苜蓿花（立交桥的四个花瓣）成为美国的国花，回过头来推荐 Randburn，即在新泽西进行的汽车与步行道相分离的社区规划；提倡哈佛校园（Harvard Yard），即在规划上排除小汽车的干扰，不使人感到不方便的“步行区”设计。而我们北京城的“罗伯特·莫西斯”却在拆毁胡同，开大马路，让小汽车进入家庭。西方近代城市形态的阴影正在投向我们的城市，这是我们在介绍芒福德这位思想家、理论家的同时，不能不引以为忧的。

4. 人居环境学与芒福德的方法论

有人说“平衡”或“均衡（balance）”与“整体（wholeness）”这两个字可以总结芒福德对生活的趋向，他的思想方法可以用“概括思想（synoptic thinking）”或“生态思想（ecological thinking）”来表达；就是把事物看作整体，研究它所有的变化及相互联系。就象生物学家在自然界工作一样，芒福德不休止地探索联结及相互关系；无论写一本书，或是一幢房子以及整个城市，总是研究其更广泛的文化脉络。在他的观念中，艺术如果与社会隔绝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理解，城市及其建筑必

须与产生它的文化联系起来考虑。

芒福德力劝人们要会用双重的视觉（a double vision），即实际的、科学的眼光与用想象、梦幻的明亮眼光来观察实际事物。他呼吁人们发展“全人”（the development of total person），具有理智与筹算、热情、诗意、理想地工作，全身心地生活等多种美德。他也因而被称为万事概通的教授（professor of thing in general）；他的特点是把阻碍观察事物的围墙（学科的围墙）拆掉，去掉“禁止通行”的牌，让人们能够从窗外更好地观察事物，抓到问题的核心，欣赏到更有特殊意义的景色。其实，对芒福德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通才；他将分散的标本联缀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模型；他还使自己的形象是一位专家，“在至少一半他建立起来的领域堪称专家”。足见在芒福德身上作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附带说一句，金无足赤，人无万能，对芒福德的学术观点并非无可商榷处，例如他的历史观等。既然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向他学习什么，故不涉及。

从芒福德的自然观（也可以称为生态观）、人文观（也可以称为文态观）到他的方法论（整体观），对人居环境学的建设有很大的启示。

首先我们要看到科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各个学科的分工越来越细，对整个世界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微观。这些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芒福德的功绩在于他高瞻远瞩，综合地、整体地观察世界，看到事物内在的相互联系。

其次，从生态学的角度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强调生物的总体和环境的作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起构成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能够使得地球的生物圈满足她的全部需要，而且赋予她远远大于其他部分之和的功能。

正因为如此，我们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的取得，不能只着眼于它的各个部分存在和建设，还要达到整体的完满；既达到作为“生物的人”在这个生物圈内存在的条件的满足（生态环境的满足），又达到作为“社会的人”在社会文化环境中需要的条件的

满足（生态环境的满足）。只有作到这一点，才能达到人居环境的基本需要。

人居环境的建设是包括各学科为实现人类聚居的共同目标和共同需要而共同进行的全面的、整体的、综合的建设，是使人与环境的各个方面取得平衡的建设，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能作到任何点滴的进展就是前进，需要大家向这共同的目标努力；我们必将有所突破，达到新的起点，同时还必须指出，终点是没有的。

小结——从芒福德的回顾中得到的启发

1. 我们需要理想——“未来基于梦想”

芒福德说过，“没有梦想，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混乱、无序地放在那里”，他还说“哈罗（Harlow）是英国最美丽的新镇之一，在许多意义上是实现了——一个“梦”；西方的城市发展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梦，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之梦；昂温（Unwin）开阔的绿色城镇之梦；克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用邻里形式重组城市之梦；阿尔伯克龙比爵士战后的大伦敦之梦；今天我们纪念芒福德，也是重温对芒福德思想的向往之梦。

梦是理想的驱使，人类的进步是无数理想的推动；几经周折，逐步从理想走向现实。回顾我从1945年自学城市规划开始，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也是在作着一个又一个的梦。有些梦想变成现实。办清华市镇组，筹办园林专业，从事一个个的城市规划，无不是受一个个梦想的驱使。菊儿胡同的试验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现在在作着人居环境的梦，还将有更多的梦的系列促使我们前进。

尽管芒福德对美国的现实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但他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说：“来吧朋友们，寻找一个更好的世界还为时未晚（Come on my friends, it's not too late to seek a newer world）”。我们现在向往一个伟大的国家，向往人们安居乐业，向往新世纪的来临，向往建设一个更为良好的人居环境，不能依靠它自然的来临，而是要靠我们更

自觉地探索未来的发展，这就需要吸收一切美好的理想。

2. 理论的力量在于能影响人、教育人

芒福德理论的迷人和具有生命力之处，就在于它的高度和深度，详细占有材料，并且常常是第一手所见所闻，因此即使支言片语也是根据确凿，意味隽永。这是聪明睿智、深思熟虑之所得。他的话引入深思，因而影响较大，流传久远。

我们说芒福德是理想主义者，但他又不同于乌托邦的规划家。他并不给人以结论（Without offering solutions），而是始终皈依一定原则；他讲求价值，追求居住结合自然的家庭生活，讲求自觉纪律，追求显示人性的城市 and 良好生活的美德。“在一个城市中，美丽和多样化常是从时间得来的，而不是从规划师那里得来；城市规划必须有一个小心谨慎的、社会的、生物学的及美学的原则”。这些都是十分意味深长的。

理论要有深度，这是我们从芒福德的著述里所得到的启示。

3. 寄托于社会改革

在芒福德的论述中愤世疾俗，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不良现象持批判态度，并且鞭辟入里。他否定房地产投机商、偷工减料的制造商，反对工业、商业的到处散布，反对土地私有；他追求的是社会的协调、开发和保护、区域性的生态整体等等。但是他知道这不是空喊理论所足以实现的，为此他指出“如果区域发展想做得更好就必须设立有法定资格的，有规划和投资权力的区域性权威机构”。这一思想甚为精辟。

芒福德提出的区域规划用我们的话来说，是针对市场经济下的种种弊端所进行的区域性的宏观调控。这一点很重要，它可以启发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对城市规划的任何削弱，而是要针对市场经济下城市建设的种种弊端更大范围地进行区域性的宏观调控；因此要强化政府职能与公众参与，对此不能不寄希望于改革。现在的部分实践，作得有成绩的地方，都是进行改革的结果。如张家港的经验、山东的试验等。在市场经济下，自由发展不可能产生好的城市，

因为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发展并不是最有效的发展；城市规划搞得好的城市（德国、北欧的部分城市及新加坡等）没有一个是放弃规划、自由发展的。规划的本质就是整体考虑，宏观上相互调节或调控；它的基础是关心人，它的方法就是寻找各种合适的途径。丢了这些就丢掉了规划的精华，这也正是我们说要寄托于改革，寄托于体制改革和规划改革的原因。

4. 理论在前进，科学在发展

本文开头就从近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史谈起的。近代发展的生态观念始自 Geddes 的《城市的演进》（Cities in Evolution）；芒福德继承和发展了盖迪斯的思想，重视生态意识，并不断发展。时代在不断前进，30年代的 CIAM 会议，40年代由 Sert 把大会的文件总结成一本书——《我们的城市能否存在？》（Can Our City Survive?）已经敲起了环境破坏的警钟；随着人类对自然贪得无厌的掠夺，人们更惊呼“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拯救地球，重视人居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愈来愈被社会所认识。前年在巴西召开的里约会议，明年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人居Ⅱ会议”，都是为了探讨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的觉醒。

本世纪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推行，要建造持续发展的社区、持续发展的社会、持续发展的城市、持续发展的建筑、持续发展的农业、持续发展的工业技术等等，可以说是建立在生态文明认识基础上的继续和全面展开及推广。芒福德当年所提出的种种理论，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生物技术文化（biotechnic civilization）、生物技术设计（biotechnic design），就是这种思想的预见，其本质就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内涵，并且在今天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尽管我们当前的建设喜忧参半，但我们深信人类必将从自己的愚蠢中受到惩罚，也必将从自身的错误中受到教育。时代在进步，理论在发展。因此我们在接受芒福德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理论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经（下转第48页）

智用于为人民创造有益的环境上，而不会受名利的诱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更不会为少数人的私利，以土地为国家所有为借口，或随便拆除大片民房和在群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化、艺术和教育设施，或侵占城市中极为宝贵的、关系社会文化传统和人民身心健康的户外空间，去建设那些完全名不副实的所谓的“广场”、“花园”。尽管芒福德关于“把原来属于社区的土地还给社区，成为公有财产的一部分”的梦想在我国早已实现。我们还要警惕少数人超越人民托付给他们的权力，变土地国有为变相的私有：城市领导人不尊重法定的城市规划方案，允许投资者按自己的私利过度开发土地；学院的负责人竟有权把校园出售给一个财团。这大概是芒福德未能预见的吧！？

在纪念芒福德诞辰 100 周年之际，特别强调他的学术思想的人本主义特征，这将有助于使我们的城市规划工作不致进入误区。愿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展得更健康、更繁荣、更昌盛。

主要参考书目：

- 1、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 Co., 1934.
- 2、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Harcourt, Brace & Co., 1938.
- 3、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1.
- 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倪文彦、宋俊岭译，建工出版社，1989。
- 5、Donald L. Miller: Lewis Mumford -- A Lif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9.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接第 41 页) 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伴随城市化的高潮，这样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需要理论，也可以产生理论、发展理论；需要实践，并且到处都存在可以付诸实践的英雄用武之地；关键还在于我们，必须有信心、有勇气发扬批判精神，开拓理论，发展科学，奋勇前进。

附录：

刘易斯·芒福德著作的主要书目：

(* 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共 17 本)

1. The Story of Utopias (1922)
- * 2. Sticks and Stones (1924)
3. The Golden Day (1926)
- * 4. The American Caravan (1927)
- * 5. Herman Melville (1929)
6. The Brown Decades (1931)
- * 7.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1934)
- * 8. The Culture of Cities (1938)
- * 9. Men Must Act (1939)
10. Faith For Living (1940)
11. The South in Architecture (1941)
- * 12. The Condition of Man (1944)
- * 13. City Development (1945)
- * 14. Values for Survival (1946)
15. Green Memories (1947)
16. The Conduct of Life (1951) -
17. Art and Technics (1952)
18. In the Name of Sanity (1954)
19. From the Ground Up (1956)
20.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an (1956)
- * 21. City in History (1961)
- * 22. The Highway and the City (1963)
- * 23. The Urban Prospect (1968)
-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24.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67)
- * 25.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1970)
26. The Letters of Lewis Mumford and Frederick J. Osborn (1971)
- * 27. Root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Architecture (1972)
- * 28. Interpretations and Forecasts: 1922—1972 (1973)
29. Findings and Keepings (1975)
- * 30. Architecture as a Home for Man (1975)
- * 31. My Works and Days (1979)
32. Sketches from Life (1982)

参考书目

- L.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倪文彦、宋俊岭译
- 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 Lewis Mumford, 《Technic and Civilization》
- Lewis mumford, 《The Condition of Man》

Lewis Mumford,《Urban Prospect》

D. L. Mieler 《The lewis Mumford Reader》

金经元，“芒福德和他的学术思想”

后记：本文是在 1995 年 10 月 19 日北京学术界为纪念芒福德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作者工作单位：清华大学